翻譯「任性」任性翻

鄭延國

燈下集

今春全國兩會期間，一位新聞發言人的一段話「大家都支持，有老虎的話，把他拉出來，大家都很任性。在這一點上，沒有分歧」被即席英譯如是：I should say, the Party, the government,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ctually adopt the same attitude when it comes to anti-corruption. So we can be said to be capricious in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and we are entitled to be so。譯員話音一落，立馬迎來一片喝彩，尤其點讚「任性」一詞譯得出衆。孰料，頃刻間，便有人站出來挑刺，稱capricious意爲「性情或行爲的突然或突兀變化」，頗含貶義。且指出，應將「任性」釋譯爲to be determined或persistent或do our best（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）才合情合理。小小一例，即可知口譯這碗飯不是那麼好吃的。

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，陳納德將軍率美國飛虎隊來華抗日。歡迎會上，幾名西南聯大外文系的高年級男生擔任助譯。會議主席在講話中說及了孫中山的「三民主義」，那位名正言順的譯員居然不明就裡，竟至搔頭摸耳，不知所措。無奈之下，對英文略知一二的主席只好越俎代庖，自行譯成nationality, people' sovereignty, people' livelihood。陳將軍雖然打起精神豎起耳朵聽，結果還是一頭霧水。情急之下，助譯中的許淵沖猛的一聲大喝：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。直到此時，陳將軍方才如夢初醒，露出了會意的微笑。區區一聞，分明顯示：當口譯的，僅僅一腦袋的英文詞語遠遠不夠，還必須熟讀幾部英文典籍才是。倘若當年許淵沖沒有將亞伯拉罕・林肯的《葛底斯堡演說》（Gellysburg Address）背得滾瓜爛熟，焉能產生如此令人拍案叫好的翻譯效果？

也是上個世紀，時在一九七一年，美國總統尼克松應毛澤東主席之邀，破天荒地來到了中國。據說外交部當時提出，雙方會談時，無論是英譯中，還是中譯英，通通由咱們中國人充任，美國譯員坐在旁邊聽聽就可以了。客隨主便，美國人只能就範，do as Rome does。有一天談判，尼克松講了一句話，意思是：「我認爲我們美國和中國在國際事務當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。」中方一位譯員不假思索地譯爲：「我認爲我們兩國之間的利益是平行的。」美國譯員弗里曼一聽，坐不住了，突然對周恩來總理說道：「總理先生，我能不能作點評論？」周總理笑容可掬地說：「好啊。」弗里曼說：「我認爲剛才那位譯員譯得不確切。」周總理懂英文，連忙問：「怎麼不確切？」弗里曼說：「他把我們總統的話譯成『我們兩國的利益是平行的』。誰都知道，『平行』二字，中文意思就是永不相遇，如同雙槓，兩條槓子永遠碰不到一起。而我們總統要表達的是：雖然目標不同，方向不同，但終究是有共同點的，所以『平行』一詞譯法不當。」周總理饒有興致地問，「你打算如何譯？」弗里曼說：「要是我譯，就譯爲「我們兩國的利益應當是殊途同歸的。換言之，即出發點不同，但最後完全可以匯合在一起。」周總理頗有感觸地說：「將parallel譯爲殊途同歸，既信且雅。小伙子，眞不容易啊！」相傳事後，外交部的譯員深懷愧疚，原本以爲自己的翻譯會技高一籌，殊不料在這個字眼上，居然硬生生地輸給了對方。單單一事，足以表明：從事口譯工作，譯語要學好，母語更要學好，千萬不能數典忘祖啊！

回過頭來，再說說含「任性」二字那句話的譯法。倘若譯員能夠任性地將其意譯爲「舉國上下，共同反腐，毫無異議。一旦發現貪官，哪怕他是一隻窮兇極惡的老虎，咱們也能放開手腳，像景陽岡上的武松一般，將牠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隻腳，叫牠永世不得翻身」的英文，可以想像，操英語的記者們，一定會毫不吝嗇地報以長久長久的掌聲。此時此刻，新聞發言人無疑會露出滿意的笑容，不論他懂得英語與否。

認識自己

言止善

人生在線

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留下的言說不多，「認識你自己」是振聾發聵的一句。蘇格拉底自認爲一無所知，因之喜歡向他人發問，在彼此的探討中獲取知識。我們的孔子對認識自己也有鮮明的態度。《論語》開篇的第一段就講「人不知而不慍」，一個人，別人不了解我，不要生氣，因爲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認識自己。

人，只要沒有患抑鬱症，就不能喪失自信，但可不該盲目自信，即所謂自大。這雖然是個難題，但人人都得面對。其實，眞正的自信就是完全地認可自己，完全地接納自己本來的樣子啊。無論是優點，還是缺點；無論是長處，還是短處，都能用一種坦然的態度來看待，來接納，它完全不是刻意誇大自己的優點，無視自己的缺點，相信自己內心深處並不認可的東西。自信是骨子裡透露出來的一種氣質，也是一種猶如閒雲野鶴般自在的修養，它永遠不會因爲外界的刺激而炫耀自己，也不會因爲外界的詆毀而掩蓋自己。西哲愛默生講，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。因之，要做個成功的人，當從認識自己開始。

認識自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只要生命不息，一輩子該做這件事。一個人對自己的基本認識，最好在青年時期得以完成。認識自己的過程，少不了和外界的互動。小孩子，接觸的世界不多，知識淺薄，價值觀不成熟，就難得對自己有個中肯的評判。一個到了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在評判自己的試卷上最好能有個及格的成績，有了這個基礎，才可能對未來有個切合自身特點的規劃。人們常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，其實一所學校有着多方面的功能，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讓學生養成不斷認識自己的好習慣。胡適留美讀書，最初是在康奈爾大學學農科，後來他決定去哥倫比亞大學在人文學科方面深造。胡適取得爾後成就，固然和自己的選擇有關，我們也該盛讚康奈爾大學的環境成全了胡適的選擇。

認識自己是完善自己的前提。同樣的道理，一個立志讓家園更美好的人，也該對家園有個清醒的認識。一九七八年，錢穆先生在香港演講，他講，「我們要有一個合理想的新香港，我們只能根據舊香港來改造，而不能根據香港以外的好榜樣，如倫敦，來改造香港。倘如此般的改造，亦決不能改造得同倫敦一樣。」「香港的改造永遠將仍是一香港。決不能改造成一個非香港。所以我們決不能採用另一個榜樣來改造香港。新香港的理想還是在舊香港的基礎上。雖然我們請到許多專家來幫香港設計，但是永遠不能設計出脫離舊香港基礎的一個新的非香港。有了舊的，才有新。沒有了舊，亦就無所謂新了。」錢先生的話，香港人該聽，台灣人和內地人也該聽。百餘年前，自大的中國人視西方人爲蠻夷，因之便開始那段莫名其妙地受人欺侮的歷史，而後來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，好像唯西方是從才是正路。錢先生的話言簡意賅，是很好的清醒劑。

笑點是個什麼點

貝一中

如是我見

讀過安徽文藝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劉齊《愚蠢指數》的人，有說好笑的，有說夠味的。看起來，這兩種說法沒什麼差別，其實不然。綜覽古今中外的笑話書刊，你會發現，搞笑和幽默不是一回事。簡言之，搞笑僅僅是有趣，而幽默既要有趣還要有味。當然，這裡的有味，不是什麼深奧的大道理，而是耐咀嚼、可回味的世道人心。

對於逗樂的行爲或好玩的事物，除了《滑稽列傳》外，我們的先人還留下了諸如《雅謔》、《諧語》、《笑林》、《五雜俎》、《啓顏錄》、《絕倒錄》、《廣笑府》、《笑得好》、《艾子後語》、《古今譚概》等很多專輯，創造出來的詞彙也很豐富。撇開成語不談，僅兩個字的詞組就有滑稽、風趣、俏皮、調侃、揶揄、詼諧、戲謔、解頤、莞爾、捧腹、噴飯等等。在我國歷史上，雖然也曾出現過幽默一詞，但其原意是靜默，與近代從西方引進的Humor不是一回事。廣義上，幽默通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事物，狹義上則是指「含蓄而充滿機智的」言辭和行爲。例如，馬克・吐溫的作品不乏搞笑話語，但其文字多屬嚴肅幽默；卓別林的表演不乏逗樂舉止，但其內涵多具幽默諷刺。

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，林語堂就與魯迅一起，運用幽默手法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鬥爭，從中探索幽默理論，並創造了基調高雅、言辭詼諧、諷喻犀利的「語絲體」散文。林語堂是近代第一個以《論幽默》著稱的人，因此也被稱爲「幽默大師」。林語堂認爲，幽默不是圓滑，「不是物理作用，而是化學反應」，最上乘的幽默表達的是「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」。他進一步解釋說：「凡善於幽默的人，其諧趣必愈幽隱；而善於鑒賞幽默的人，其欣賞尤在於內心靜默的理會，大有不可與外人道之滋味。與粗鄙的笑話不同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。」

這說明，幽默與搞笑不是一回事。儘管這兩者都有笑點，都有趣，味道卻不大相同。搞笑的有趣比較通俗，幽默的有趣相對高雅；搞笑的有趣比較直接，幽默的有趣比較婉轉；搞笑的有趣生動淺顯，幽默的有趣意味深長；搞笑的有趣溢於言表，幽默的有趣不動聲色；搞笑的有趣在於開心，幽默的有趣在於會心；搞笑的有趣笑柄昭彰，幽默的有趣機鋒暗藏；搞笑的有趣就像胳肢腋窩，幽默的有趣好比心靈按摩；搞笑的有趣如飲冰啤之爽快，幽默的有趣似品佳釀之雋永；搞笑的有趣是口香糖越嚼越淡，幽默的有趣是橄欖果越嚼越濃；搞笑的有趣如爆米花即時便可炸響，幽默的有趣好比開心果剝開才知其味；搞笑容易失之油滑，一般適合於非正規場合；幽默非常講究優雅，適合於任何場合。不論是在風雲變幻的外交領域，還是在同謀共事的職場天地，不論在大庭廣衆的集會上，還是在初次相識的人群中，都可以發揮你的幽默天賦。

更重要的區別是，幽默這玩意兒不是賣笑逗樂，不是小丑藝術，更不是無厘頭。現實生活中的幽默與舞台上、演講中的幽默不同，也與文化活動中事先準備好的笑料不一樣，沒有預謀，沒有草稿，而是在語言的交流與碰撞中發生的，往往是在不經意間流淌而出，很少有雕琢與牽強。在即興交流中，眞正的幽默高手，不刻意編造，不故作高深，不作秀模仿，而是察言觀色，心神敏銳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，見招拆招，妙語天成。

我這樣說，似乎講清楚了，其實也沒說透。因爲能說出來的感悟總是不到位的。就如同佛門禪語，眞趣在於會心，得你自己去體味，去開悟。

《余秋里傳》揭歷史秘辛

馬浩亮

人與事

《余秋里傳》日前由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。該書以圖文結合的形式，全景展示了「獨臂將軍」余秋里（一九一四——一九九九）波瀾壯闊的傳奇人生：戰爭年代失去左臂，一九五五年獲授中將，擔任石油部長組織大會戰開發大慶油田，毛澤東親自點將領銜「小計委」整頓經濟，「文革」期間協助周恩來苦撐危局，與四人幫作鬥爭在報紙上形成「還有余秋里」的特殊景觀，「文革」之後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主管全軍政工等等……全書分爲「投身革命」、「抗日烽火」、「鏖戰西北」、「石油會戰」、「逆流勇進」、「壯心不已」六章，披露了諸多鮮爲人知的細節，堪稱是一部研究余秋里乃至中共黨史的珍貴資料。

兩位獨臂將軍兩度搭檔

一九九九年，余秋里去世，官方訃告評價其是「無產階級革命家，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創建者，經濟工作的傑出領導人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」，這也從一個側面概括了其一生的主要經歷。

在新中國的開國將軍中，有十位「獨臂將軍」，其中包括賀炳炎、彭紹輝兩位上將，余秋里、晏福生兩位中將。巧合的是，余秋里和賀炳炎曾經兩度搭檔。一九三六年，紅軍長征途中，余秋里左臂負傷，由於醫療條件所限未能及時治療，後來腐爛發黑，於當年九月在甘肅截肢。

一九三九年抗戰時期，賀炳炎擔任一二〇師三支隊支隊長，余秋里擔任支隊政委，賀炳炎是沒有右臂，余秋里沒有左臂，這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。兩人密切配合，在第一仗蓮子口戰鬥中就殲滅日軍二百餘人，後來又在魏家莊突圍、馬家營戰鬥中給予日軍大量殺傷。

指揮大慶油田大會戰

建國之後，余秋里在西南軍區工作，後來調到北京。一九五五年，解放軍改革，實行過八總部體制，解放軍財務部改組爲總財務部，余秋里先是主持工作的副部長，後來被任命爲部長。一九五七年，總財務部併入總後勤部，余秋里改任總後勤部政委。他也因此成爲解放軍歷史上唯一一位總財務部部長。

一九五八年，余秋里離開軍隊，接替李聚奎上將就任石油工業部第二任部長。據《余秋里傳》披露，上任前，毛澤東親自找余秋里談話，得知他四十三歲時，毛澤東說：「四十三歲？兒童團嘛！」他接着說：「李聚奎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，但他年紀大了。你年輕，精力充沛。中央決定，你們兩個換一換。」從此，余秋里脫下軍裝，走上經濟工作領導崗位。

余秋里上任後，中國油田勘探主要在西部地區，在大量調查研究、考察論證、精密探測基礎上，余秋里作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決策，將勘探重點放在東部，特別是東北松遼盆地。當時國務院分管石油部的副總理是鄧小平。一九五九年九月，在黑龍江省肇州縣大同鎮鑽出了油流。鄧小平將這一消息報告給毛澤東，並稱讚「余秋里這個人就是不信邪」時，毛澤東稱讚「余秋里是個帥才！」大同鎮出油後，考慮當時正值建國十周年大慶，命名爲「大慶」。

余秋里在大慶組織了石油大會戰。大慶油田創建初期，困難重重，余秋里提出口號：「只許上，不許下！有條件要上，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」。後來這句口號傳遍全國。余秋里還發起了學習「鐵人」王進喜活動，王進喜成爲中國家喻戶曉的著名勞模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，《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公報》首次向世界宣告：「我們需要的石油，過去大部分依靠進口，現在已經可以基本自給了。」中國一舉摘掉了「貧油國」帽子。余秋里功不可沒。

「小計委」和「還有余秋里」

在計劃經濟時代，國家計劃委員會掌握着財力、物力、人力的分配大權，在國民經濟活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，被稱爲經濟工作的「總參謀部」。一九五四年起，李富春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。進入一九六〇年代，國家計委的工作引起毛澤東越來越多的不滿，他批評：「計劃工作方法，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。如果不變，就只好取消現有計委，另立機構。」爲此，他決定由余秋里負責組成一個「計劃參謀部」，又稱「小計委」，在中南海辦公，負責抓大的戰略問題。毛澤東特別交代，「小計委」由周恩來直接領導，國務院各副總理不要干預他們的工作。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，中央任命余秋里爲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、秘書長，後來又擔任計委主任。

在不久之後的「文革」亂局中，余秋里成爲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。《余秋里傳》披露，一九六七年四月，周恩來說：「經濟戰線上現在抓工作的連我只有五個人。」這五個人是周恩來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余秋里、谷牧。其中李富春已患疾病，谷牧還要經常應對反對派的揪鬥。李先念後來回憶：「總理抓我一個，秋里一個，幫他抓工作。」

「文革」期間還有一道特殊「風景」，那就是「還有余秋里」。當時四人幫一直想打倒余秋里。一九六八年六月，毛澤東接見瀋陽部隊、南京部隊讀書班，事前江青等人擬定的陪同接見名單中，有意不提余秋里。毛澤東在審閱名單時說：「還有余秋里嘛！」余秋里參加了接見。第二天見報時出現了很奇特的做法，在一長串名單之後，將余秋里放在最後，加上一句「還有余秋里等同志」。

從副總理到總政治部主任

一九七五年，余秋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。一九七七年中共十一大上，余秋里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，一九八二年十二大連任政治局委員、書記處書記。當時中央曾考慮余秋里離開經濟戰線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，但後來確定的職務是總政治部主任。

這其中的經過，據《余秋里傳》記載：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找余秋里談話。胡耀邦說：「關於你的工作問題，十二大以前已有安排。在小平同志處開會，小平同志已和你談過，現在情況有了變化：最近，軍隊的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議，要求讓你回軍隊主持政治工作。中央研究了這個問題，考慮到在新的歷史時期軍隊政治工作很重要，因此，統一了大家的意見，決定讓你到總政治部任主任。」

這樣，一九八二年九月起，余秋里擔任中央軍委委員、軍委副秘書長、總政治部主任，時隔二十四年重回軍隊。上任總政治部主任後，余秋里在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，協助軍委主席鄧小平整頓軍隊，在幹部年輕化、百萬大裁軍等重大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《余秋里傳》

往事鈎沉

挖野菜

陳魯民

陽春三月，麗日當空。雙休日閒來無事，我和大學裡幾個同事相約去郊區挖野菜，主要是想放鬆一下，呼吸點新鮮空氣。

趁着早晨車少，我們不到七點就出發了。驅車約一小時，到了一個叫馬寨的村子。把車停好，每人拿把鏟子，拎個筐子，便來到村外的一大片荒地，擺開架勢，各自開始行動。

才下過一場春雨，野菜就爭先恐後地爬出地面，又肥又嫩，長勢喜人。放眼望去，野菜密密麻麻，遍地都是，葉子像鋸齒的是蒲公英，葉子厚而小形狀橢圓的是馬齒莧，葉子綠細長如針的是豬毛菜，葉子綠中帶白的是灰灰菜，還有野蒜、艾蒿、車前草、苦菜等。我們也不管品種，不拘肥瘦，挖到筐裡就是菜。

當然，最受歡迎的還是薺菜，不僅營養豐富，口感好，還能治療多種疾病，被譽爲「菜中甘草」，所以民間有「陽春三月三，薺菜當靈丹」的諺語。喜歡薺菜的文人騷客很多，《詩經》中唱道：「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」白居易有詩云：「時繞麥田求野薺，強爲僧舍煮山羹。」蘇軾也非常推崇薺菜，在給友人信中寫道：「君若知其味，則陸八珍皆可鄙厭也」。鄭板橋曾作畫題詩：「三春薺菜饒有味，九熟櫻桃最有名。」

著名作家李佩甫也是個野菜愛好者，他的小說《羊的門》裡，一開始不說別的，用了整整三頁篇幅講述各種野菜，妙趣橫生，其中有些野菜我見過，有些從來沒聽說過。一次會面，我問及此事，他莞爾一笑：這都是我小時候挖過的野菜，熟得很，那時候，野菜半年糧，幾乎天天要和野菜打交道，所以才如數家珍。想想也是，當年困難時期，連朱老總都要挖野菜。他家裡孩子多，糧食不夠吃，就經常在中南海院裡挖野菜，儼然大院一景。

挖野菜看似輕鬆，其實是個很累的活，老得蹲着，時間一長，腿和腰都受不了，特別是像我們這些都有把子年紀、平時又不怎麼活動的人。挖了一會兒，有些累了，中文系的劉老師提議說，歇會兒，抽根煙。幾個人就盤腿坐在地上擺起了龍門陣。劉老師是教《詩經》的，據他說，《詩經》中以「采」爲題的就有十幾篇，而內容中有「采」的就更多了，牽涉到的野菜不下幾十種。如「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，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……」芣苢即車前草。《采芑》詩中有「薄言采芑，於彼新田，於此中鄉，方叔蒞止」，芑即今天所說的苦菜。最出名的還是《采薇》，「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……」薇即野豌豆苗。

呂老師是教唐詩的，據她考證，唐代詩人中最愛吃野菜的當屬杜甫，可能與他一生懷才不遇生活困窘有關。杜甫最愛吃馬齒莧，在《園官送菜》一詩中表達了對馬齒莧的喜愛：「苦苣針如刺，馬齒葉亦繁。青青佳蔬色，埋沒在中園。」

教近現代史的黃老師說，別忘了野菜可是立過大功啊，紅軍在井岡山時「紅米飯南瓜湯，挖野菜也當糧」，長征時「風雨侵衣骨更硬，野菜充飢志愈堅」，說句玩笑話，若沒有野菜，說不定歷史就要改變進程了。

吹了一會兒牛，外語系的蔡老師提醒說：「書生談玄，積習難改，你們把這當成課堂了，眞是一群書獃子。空談誤國，還是挖野菜要緊。」於是，我們又開始了勞作。時而蹲，時而站，累了揉揉腰，扯幾句閒話，不知不覺，每個人的筐子都裝滿了。看看時間已近午時，就收拾一下，踏上回程。

挖回的野菜，包餃子，蒸包子，攤煎餅，足足吃了好幾天，過了一把野菜癮。不過「代價」也不小，幾個老師都喊腿疼、腰疼，歇了幾天才緩過勁來。看來幹啥都要付出代價，即便是挖野菜這種「放鬆」的事。